

奧 辛 著

# 仲 夏



作 家 出 版 社



奧 辛 著



# 仲 夏



斯 庸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仲 夏

奧 辛 著  
斯 庸 譯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 京 東 四 順 條 胡 同 四 號

機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263)字數：12千

開本 317×437 1/50 印張 1 $\frac{10}{25}$  插頁 1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定價(6) 0.14 元

Дмитрий Осин  
В середине лета

---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3

## 前 記

德米特里·奧辛，一九〇六年生於斯摩稜斯克，十四歲參加工作；曾在社會保險機關做過通訊員，在軍事學校當過傳令兵和軍需中士。

奧辛於一九二四年在中學畢業，不久進了師範專科學校，幾年後又參加莫斯科哲學與文藝學院函授部的學習。奧辛先後在“工人之路”、“農村突擊隊員”等報社工作了二十多年。

奧辛在一九二五年初開始寫詩，最初的一些詩發表在斯摩稜斯克共青團機關報“青年同志”上。他在各出版社出版過的作品，詩集有“競賽”、“我們在進攻”、“在和平的陽光下”，劇本有“通莫斯科的道路”，長詩有“凶險的年代”和“卡佳—卡捷琳娜”等。

衛國戰爭開始時，奧辛任工兵營的排指揮員，

在西線和莫斯科近郊工作，後來又做了“汽笛報”的戰地特派記者。他參加過解放波蘭的戰鬥，訪問過德國和我國東北。

戰後他出版過的詩集有“我的祖國”、“歸來”、“太陽照在第聶泊河上”，散文有“兩個中篇”和“仲夏集”，——這篇“仲夏”就是從“仲夏集”裏選譯出來的，一九五五年又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說集“有陽光的一面”。

奧辛在“仲夏”這個短篇裏，寫出了蘇聯現代農村的生活。在這種生活裏，農村跟城市、跟城市文化之間的界限已經消失了，農村生活與全國的生活成了統一的整體。集體農民的精神世界也和工人階級的精神世界接近起來；他們已經完全成了新的人。作者寫到莫洛焦柯夫時說，他所以成為積極的共產黨員、幹練的農莊主席，“是那些……跟他共事的人們給他以種種幫助的結果；這些人隨時隨地都慷慨地、無私地掏出自己的心、自己的靈魂來和他共享”。

這種無私的慷慨精神也表現在小說的主人公蘇菲亞的身上。蘇菲亞·斯特羅果娃是兩個孩子

的母親，全區最優秀的耕作隊長之一，集體農莊管理處的積極分子。她直率，沉着，有幾分嚴格，甚至過於節儉。這樣的婦女形象，很容易叫人想起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筆下的勤勞、勇敢、沉着、堅定和善良的俄羅斯婦女。蘇菲亞·斯特羅果娃是蘇維埃時代的農村婦女，除了具有舊時代優秀的俄羅斯婦女的那些特點以外，新的生活還在她身上培養起了政治積極性，以及做一個蘇聯婦女——自己命運的主人的自豪感。

木工李波夫卡愛上了蘇菲亞，蘇菲亞的內心裏也滋長着對這個謙遜勤勞的人的尊敬和柔情。但她終於拒絕了愛情，不讓那蘇醒了的個人感情發展下去。蘇菲亞所採取的決定，顯示了主人公那種不向個人幸福妥協的完整性格。

譯 者 1955年5月

茹辛作封面畫

定價一角四分



花串兒凋謝了的白樺，往草地上撒着清脆作響的黑珠兒<sup>①</sup>。彷彿一粒粒的蕎麥，落在作建築用的原木和板料上，腳踩上去畢剝畢剝直叫。

木工們已經開始鋸製桁條了，黃昏時分，蘇菲亞·斯特羅果娃從地裏彎到新住宅來，看看這，瞧瞧那，然後問他們是不是快完工了。

“照管理處的工程進度表，二十號邊頭才得完工，”李波夫卡回答，不知怎的怪不好意思似的。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爲什麼不好意思：是因爲自己話說的不好，還是因爲斯特羅果娃在衆人當中恰恰看中了他。

“進度表歸進度表，”蘇菲亞忸怩地緊了緊緊

---

<sup>①</sup> 白樺樹夏初開花，雌花與雄花同株，排成穗狀花序，鱗間有細粒。

在下巴底下的頭巾角兒，應許道：“要是在下個星期天以前能把屋頂蓋好，我出三百盧布請客。”

“我們爭取吧，米特羅芳諾芙娜！”

“要是這點事都辦不到，那我們還叫什麼木匠師傅！”木工們情緒高昂地說。

跟李波夫卡一樣，他們全是鄰區來的外鄉人；凡是自己應得的，從來不肯放棄。他們把新鮮的匏花拿來給自己在廂屋裏鋪了床位，因為天氣暖了，就不到俱樂部去睡覺了；俱樂部原是集體農莊主席莫洛焦柯夫在建築季節開始時指定給他們住的地方。

幾乎是每天，而且往往是在傍晚，蘇菲亞從耕作隊裏回來，或者在管理處辦完什麼事以後，總要過來看看新住宅的工程。她已經有了這麼個習慣：彷彿李波夫卡就是工地上的負責人，所以她一來總是找他。

“決定人漂亮不漂亮的，不是年齡，是命運，”李波夫卡想，一面望望她那勻稱而健壯的身子。她下身着一條緊腰藍裙，上身穿一件胸口帶有鑲飾的、起豌豆花的華麗外衣。“‘寡婦’這個字眼

也不過是說說罷了……她可是自己當家作主呢！”

上個冬天，蘇菲亞·斯特羅果娃因為亞蕨種得特別好，得到了“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稱號。人們從四鄉八場趕到她的地裏來吸取經驗。她只要有一幢住宅，不再住在祖上留下的那間破爛的浴室裏，那她的家就像俗話說的“一應俱全”了。

“板壁嘛，雅柯夫·馬特維依奇，我想照我自己的計劃來隔，”她和李波夫卡商量房子內部的分隔問題。“窗框上的窄板，你要給我鑲上最時新的那一種。遠遠地就能引人注目！”

“我勸你不要，米特羅芳諾芙娜，”李波夫卡謹慎地提出不同的意見，一邊也斜着眼睛偷偷瞟她。“窗框的鑲板得使人看了舒服，不應當叫人覺得你在擺闊。”

牆壁向上長着，一天高似一天；太陽和月亮輪流照進寬寬的窗洞；白樺迎風刷刷響着。木工們睡醒轉來，抽着煙捲，到第聶泊河去洗臉，這時，白樺的小辮子似的綠色枝條，幾乎低垂到地面，給朝霞塗了一層粉紅的色彩。從前，在這株白樺旁邊，原來還有一株，現在只剩下一株了，

它往草地上撒着清脆作響的黑珠兒。

有時，蘇菲亞叫她的兩個孩子來撿鉤花。活潑聰敏的女孩子叫丹紐什卡；笨手笨腳的男孩兒叫柯斯佳。他們兩個帶着口袋走來，鑽進屋架裏。丹紐什卡像她母親一樣，用主人的口吻盤問爐子究竟安在哪裏；柯斯佳呢，要來了一把斧子，跨上木料，像個地道的木工，敲着砍着。

李波夫卡望着他們，覺得有一股還沒有喪失的父愛的感情蘇醒轉來，把他的心緊緊揪住；他從來沒想到自己有這樣的感情力量。但是孩子們對所有的木工，從老爹爹塞爾吉揚到他的淘氣的孫子尼柯爾卡，全都挺隨便，惟獨對李波夫卡，不知爲什麼，總抱着一種有意戒備和不信任的態度。

## 2

一天，李波夫卡自告奮勇來給他們幫忙，細好一大抱鉤花後，就送孩子們回去。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很難說出個理由來——也不知是想去看看寡婦的生活景況呢，還是正碰上有空，所以想找點事情來做做。

蘇菲亞提着牛奶桶在門口遇見了他。她的裙子擦得高高地摺在腰間，細皮舊靴和它那已經磨壞了的靴筒露了出來；頭巾胡亂地搭在腦袋上。

“你好，女主人，”李波夫卡抑制住激動說，破天荒第一遭不眨眼地望着她的眼睛。他的眼光裏含着許多意義——滿意這次的見面，擔心蘇菲亞生氣，希望知道她是否歡迎他的到來。

蘇菲亞突然一陣臉紅，扯好裙子，瞟了瞟孩子們。

“您好，雅柯夫·馬特維依奇。”說完，從他手裏接過鉀花，又補充了一句：“這可不敢當啦，孩子們只是拿點來引引火……”

李波夫卡從她沉着的談話裏看出她很高興。但是，和他的期望相反，這並沒有給他增加力量；反而把他弄得好像更加不知所措了。

蘇菲亞很自然地想到，不妨再請這工人吃一頓，就忙着張羅起晚飯來。她在小爐子裏升着了火，叫柯斯佳到擱樓上去取火腿。丹紐什卡用毫不掩飾的驚異眼光瞧着她母親。

不大一會，食物已經擺上桌子。蘇菲亞安頓

大家坐好。每個孩子她都分了一盤；給客人拿來了一小瓶開了瓶的酒。

“來吧，爲了我的屋角不再漏雨，”她笑着，給木工滿滿地斟了一高腳杯的酒。“喝吧，雅柯夫·馬特維依奇，隨便吃點菜，您大概還是第一次來我這裏做客吧。”

“我們造的房子像隻碗，哪怕往裏頭倒水也點滴不漏，”李波夫卡這時大起胆子來，一邊担保說，一邊接過酒來，但是他却不肯一人獨喝。

“跟我乾一杯吧，米特羅芳諾芙娜。爲了新的生活，爲了幸福！”

蘇菲亞顯然正等着這個。第二只高腳杯就在她手邊，她一下子就找到了要說的話：

“我乾，爲什麼不乾杯呢？昨天運輸員們把蓋房頂的石板瓦運來了，我請他們喝過一點。現在是陪木工……”她落落大方的給自己滿滿地斟了一杯。“等我把房子佈置好了，我還要痛痛快快喝一頓，”接着，她像男子漢一樣的，翻轉酒杯，一飲而盡，臉立刻紅齊耳根。

李波夫卡覺得好久沒吃到這樣好的菜了；不

是酒而是那比醉意更強烈的感情，很久以來都沒有打動他的心弦了。他坐在桌旁像是客人又像是主人，連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樣和什麼時候發生的事，但是他却滿有把握地感覺着：確是這樣。

他們口裏講的是建築工程啦，集體農莊的工作啦，彼此心裏想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不過，爲了不讓自己越來越強烈地體味到的感情恣意馳騁，他們倆還是繼續討論一些日常的生活瑣事。

蘇菲亞托着帶有一個不怎麼顯目的小梨窩的圓下巴，對李波夫卡講述她怎樣學習工廠裏的革新工作者的榜樣，在自己耕作隊裏推行節約。

“十萬個勞動日——這難道是好玩的事麼？”她問，自己也猜得着李波夫卡表面上在聽她講話，實際上心裏也在想着別的。所以她使自己回答自己：“可是去年，我們估計集體農莊各個耕作隊支出的勞動日不會超過十萬個，但是落了空——結果是十萬零三千個。”

李波夫卡似乎從來還沒有像這樣留意過集體農莊的工作，他仔細聽着，不插一句嘴。

“我們耕作隊裏是按新辦法工作的，”蘇菲亞

接着說。“我們提高勞動生產率，愛惜勞動日。算一算可不小——成千個呢……”

浴室低矮的小窗外面，愉快地燒着一抹晚霞，宛似燃得通紅的炭火照在爐子的風口的一片紅光。蘇菲亞給客人斟完第三次酒，叫孩子們去洗腳上床睡覺，可是他們坐着，像大人一樣，聽入了神，什麼也忘了。

“勞動日，它不光要使收穫豐富，”蘇菲亞訴說着她的願望。“還要叫產品提高質量。有時候，我算算我們究竟浪費了多少勞動日，我心裏就難過得要死。”

“莫洛焦柯夫是怎麼個看法呢？”李波夫卡用帶點責備的口吻關切地問。“未必他就不注意嗎？”

這話正撞在蘇菲亞的心坎上。

“注意倒是注意的，可就是他的手面未免太寬了。‘家務大，’他說，‘難免沒有失算的地方。’”

“呃，這他就沒道理了！”李波夫卡熱情地表示反對，不禁忘掉了談話以外的想頭。“失算的



事也有個大小之分呀。”

“是哇，我也是這樣說。”蘇菲亞解釋道，“有的時候，我們花在副業上的時間，居然和花在主要工作上的一樣多。”

李波夫卡在繁星密佈時回工地去睡覺。草上的露水浸濕了他的靴子，可是他滿不在意：心在幸福地跳着。

“別人的心——又不是瓢裏的清水，”他判斷，“哪能一下看透底。”但是現在，他似乎已經破天荒第一次找到了他生活裏缺少的東西，因此他仍舊能爲自己的幸福而感到歡欣。

### 3

莫洛焦柯夫偶爾經過這裏，便叫汽車停下來，看看工地。他，高高的個兒，背有點駝，像個工程主任，走過庭園、門廊和滯留着新鋸木料的馥郁氣息的廂屋，進到用高高的薄板分隔着房間的屋子，很是滿意。

“我派汽車去催玻璃，已經是第四次了，”他頗有意見地說，但是也並不掩飾滿意的心情。“三